

那场病，把差点走散的我们拉了回来

□记者 朱蔚 整理

倾诉人：明悦（化名）
倾诉地点：“莲生茶事”茶室

白手起家一起创业，事业有成了却差点离婚。这对85后的夫妻，用十几年时间，在经营婚姻的风浪里学会了如何一起掌舵，共患难共风雨。



AI制图

深夜回来的温度

前两天，学峰（化名）又是11点才回家，要是放在以前，我肯定是把客厅的灯全都打开，沉下脸来，等着他回来算账。现在，我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，会把床头灯调得暗一些，把床给他空出一半。

他进来也是轻手轻脚的，先到卧室打开房门，摸摸我的额头，这是三年前我在上海动手术时他养成的习惯，然后去儿子房间看了看，最后才去洗手间洗漱。

知道我还没睡着，他爬上床会和我轻轻地聊两句，问我今天去医院复查了，指标怎么样？我说，医生说没问题，稳当得很。我也告诉他，儿子明天要跟着夏令营出舟山了，晚上一直兴奋得不肯睡觉，行李都是自己整理的。

我蛮喜欢睡前的这段交流时间，让人觉得很温暖。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非常恩爱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三年前，我们正闹离婚。

我俩都是舟山人，小学在一个学校，他在高我一级的隔壁班。我对他最初的印象，是在学校升旗仪式上，他作为高年级代表上台发言。那会儿，他瘦瘦的，白衬衫系进裤腰里，声音却挺响亮。那时的我也没想到，多年以后，这个人会成为我的丈夫、我的合伙人，还差点成为我的前夫。

钱多了，心却远了

大学毕业后，我们相继回舟山，结婚创业。刚开始，我们租了个20平方米的空间做公司，那间办公室夏天闷得像蒸笼，空调坏了，房东还拖着不修，后来学峰扛回来一台落地扇，风力是挺大，只是风一吹，桌上的单据满屋子飞。

但那时候不觉得苦。每天晚上收工，他骑着电动车载我回家，我搂着他的腰，哪怕日子再难都有奔头。后来公司慢慢地做大，搬进了写字楼，钱多了，心却渐渐远了。

公司里，我们有各自的分管，和

他就像同事一样，碰面聊的全是数据，平时不是他有应酬，就是我有应酬。难得碰到两个人都在家的日子，我们也极少交流，各占沙发一头刷手机。

那时也吵架，要不要扩仓储要吵，为年终奖的方案吵，春节给大客户送什么档次的年礼都能冷战一礼拜。虽然吵的都是公事，可我们经常是各执一词，越吵越凶。直到后来，我们在儿子小峰（化名）面前也开始言辞犀利起来。那时小峰还没上学，手里抱着心爱的玩具车，看看他爸爸又看看我，小声地劝着，“爸爸妈妈别吵了。”

随着各种争执和分歧，我们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，慢慢变成了一条鸿沟。离婚是我提的，我说我们算了，好聚好散吧。他对着电脑看报表，头也不抬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后来我听到他从鼻子里发出粗粗的应声，他说“行，你来拟协议”。

得知我生病，他全程陪同

协议还没拟完，体检报告先来了，我的甲状腺B超发现结节形态不好，医院建议复查。拿到报告那天，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，学峰刚好回来取文件，凑过来瞄了一眼。他看了很久，之后把报告轻轻折好放进公文包，说 he 去找上海的同学问问，他的同学对医院这块蛮熟的。

接下来的一周，学峰把所有客户拜访都推掉了，他开车带着我跑了上海的三家医院，最终确定了其中一家医院复查及手术。从舟山出发前一天晚上，他把我的行李箱收拾利索，睡衣、充电器、吸管杯、护手霜，连小峰画给我的“妈妈加油”的彩笔画都折好塞进了夹层。

我看着他在房间里收拾，背影弯着，后脑勺冒出一撮翘起来的白发，

那是之前我从没留意过的。

陪着我手术前一天，他趴在我病床边翻手机，反复查看手术前后相应的注意事项。看我担心手术，他温言软语地宽慰我。讲真，那一刻的他完全像变了个人，没有会议室里的咄咄逼人，没有吵架时的冷言冷语。我努力回想了一下，这样温软的态度，既熟悉又陌生，好多年都没有出现了。

玻璃墙两头的心是温热的

术后，他又衣不解带地陪在我的床头，我全麻过后全身发冷，他就握着我的双手为我取暖。护士过来交代注意事项，说全麻后不能让患者睡过去，他就每隔十几分钟凑到我床头看一眼，确认我醒着，再坐回去。那一个晚上，他几乎没合过眼，天亮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地看见他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眼睛。

碘-131治疗那几天是最难熬的，放射性隔离病房只能用玻璃隔开，他每天从医院附近的酒店步行过来，隔着那层厚厚的玻璃陪我聊一会儿。他的声音从挂在墙上的电话听筒里传过来，闷闷的，带着电流的杂音，我听起来却比从前任何一句情话都温柔。

玻璃是冰冷的，可玻璃两头的心都是温热的，那一瞬间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是病痛，是感动，是心有感怀，我说不清楚。学峰笑了，他说你以前说离婚的时候那么决绝，现在倒哭上了。我说你以前还拍桌子骂我，现在装什么深情。

他继续笑，笑纹从眼角漾开来，说那个浑蛋是谁。我只觉得，心里那块压了快一年的冰，终于“咔”地裂了一道缝。入院治疗总是煎熬的，但有他的悉心陪伴，仿佛一切都能迎刃而解。

出院回舟山那天，他扶我上车，他单手握紧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伸过来覆在我手背上，说我们回家。

那场疾病，是命运按下的急刹车

回家以后，我和他都默契地没有再提离婚的事。那张拟了一半的协议书后来被我在书柜里翻到，我把它展开来读完，又顺手把它揉作一团，扔进了垃圾桶。

和以前相比，学峰有了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，也会隔上一段时间，主动下厨，为我和儿子做一顿喜欢的晚餐。我也变了，公司的事情能放则放，学会了放手。我想尽量地多一点时间给我们的家，给我自己。

去上海复查的时候，学峰都会亲自开车陪我一起过去，每次他都会备好靠枕、保温杯和水果盒。

前阵子，他过生日，我送了他一条新领带，他拆开了看了说花里胡哨的，不适合他，第二天却系着它去了公司，在镜子前照了半天，还问小峰“爸爸帅不帅”。小峰回了句“帅呆了”，语调毫无波澜，他倒乐得呵呵笑。

有一天睡前聊天，我忽然问他，当时我们都要离婚了，为什么我生病了，你还对我这么好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道出，“因为那几天我才发现，公司可以换人来管，可你只有一个。我从来没想过真的失去你。”也许，那场猝不及防的疾病，是命运按下的急刹车。风浪过后，我们终于学会了，在同一艘船上，只要掌舵的人方向一致，再长的夜也能一起驶进黎明。

情感的流露

心灵的抚慰

听你倾诉 陪你改变

你可以拨打我们的

情感热线：

13867225000

QQ:942157858

（请注明“我要倾诉”）

也可以发E-mail:

zswb05@zsnews.com

地址：

舟山市新城长升路30号

舟山晚报编辑部

“倾诉吧”编辑收

邮编：316021